

张君宝

著

纨绔奇才当教师，
我的口号是：“凡是叛徒，统统都应该下地狱；凡是了我的学生，一定要成才！”
因为我是中海有史以来的超级教师。



超级教师
CHAO JI JIAO SHI

都市生活

沈木

珠海出版社



NLIC 2970701154

张君宝
著



NLIC 2970701154

珠海出版社

读物出版 管理财教

读物出版 管理财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级教师. 7 / 张君宝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453-0185-4

I. 超…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1090 号

超级教师 (VII)

责任编辑：冯建华

装帧设计：荆棘工作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0756-2639337 邮政编码：519001

网 址：www.zhcbs.net

E-mail：zhcbs@zhcbs.net

印 刷：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160 字数：16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7 月 第 1 版

2009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00

书 号：ISBN 978-7-5453-0185-4

定 价：200.00 元（全 8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第四百二十七章 狗肉火锅	1
第四百二十八章 苏冰云的狗	5
第四百二十九章 八部天狗	9
第四百三十章 回忆中的老师	14
第四百三十一章 梦中情人	19
第四百三十二章 圣诞礼物	24
第四百三十三章 我的苏冰云	29
第四百三十四章 冰释前嫌	34
第四百三十五章 超级教师	39
第四百三十六章 贿选	44
第四百三十七章 廖学兵的妹妹	49
第四百三十八章 兄妹情深	54
第四百三十九章 蝴蝶梦境	59
第四百四十章 竞选	64
第四百四十一章 竞选风云	68
第四百四十二章 恋爱过我关	73
第四百四十三章 钟荻蕤,想你了	78
第四百四十四章 搞怪的妹妹	83
第四百四十五章 生日快乐	88
第四百四十六章 新班长	93
第四百四十七章 新年舞会	98
第四百四十八章 化装舞会	103
第四百四十九章 印第安人的舞蹈	108
第四百五十章 狼狈二人组	113
第四百五十一章 打学生	118
第四百五十二章 高利贷	123
第四百五十三章 苏飞虹的困境	127



第四百五十四章	《枫桥》首映礼	132
第四百五十五章	狂热影迷	137
第四百五十六章	讨债	142
第四百五十七章	反讨债	147
第四百五十八章	首映的感动	152
第四百五十九章	学兵热	157
第四百六十章	表哥的粉丝	161
第四百六十一章	追星	166
第四百六十二章	北斗七星	171
第四百六十三章	老大	176
第四百六十四章	禁军教头	181
第四百六十五章	不一样的老大	186
第四百六十六章	死亡对决	191
第四百六十七章	师奶杀手	196
第四百六十八章	校长	200
第四百六十九章	左手写字	204
第四百七十章	垃圾老师	208
第四百七十一章	舌战群儒	212
第四百七十二章	失心疯	217
第四百七十三章	骂得好	221
第四百七十四章	恋爱专家	225
第四百七十五章	助学金	229
第四百七十六章	围城	234
第四百七十七章	圈套	239
第四百七十八章	墙头草夫人	243
第四百七十九章	《浮华都市》	249
第四百八十章	家族继承人？	254
第四百八十一章	玩火者自焚	259
第四百八十二章	不知趣老师	264
第四百八十三章	爱情纠缠	269
第四百八十四章	超级教师	274
第四百八十五章	女人如衣服？	279
第四百八十六章	穿帮了	286
第四百八十七章	争风吃醋	288
第四百八十八章	急公好义	292
第四百八十九章	人妖	297
第四百九十章	有问题，找廖老师	302
第四百九十一章	黑龙堂	307
第四百九十二章	男同事？	312



第四百二十七章 狗肉火锅

在档案柜里找到一只很大的牛皮纸袋，倒掉里面的文件，用手试试牢固程度，觉得还行，于是便在只有学校高层领导办公室才有的壁炉里掏了一堆火炭装满，在墙角拿洗脸盆装了半盆炭灰，一路优哉游哉返回班主任办公室。姜锋见他片刻之间弄到木炭，不禁大为佩服：“小廖，你真乃神人也。宋玉浩连忙凑过来叫道：“有火可烤，太好了，快关了空调。”陆诚达想要抱怨，被他眼睛一瞪，顿时不敢说话。

开了半边窗户让空气流通，把其中一张办公桌搬走，洗脸盆放置于中间，拿几本空白作业本引燃火种，架上木炭，留出缝隙，炭火很快燃烧得很旺，四周暖洋洋的一片，坐在旁边十分舒服惬意。宋玉浩的脸庞映得通红，搓了搓手，骂道：“操他娘的，真是舒服！只有校长、部长和董事会成员的办公室才有壁炉，太不公平了！”“今天好像是冬至节，俗话说冬至大如年，学校不放假，也不加薪水，太虐待员工。”姜锋眼珠一转：“反正没什么课，不如我们自己庆祝庆祝？”“怎么庆祝？”余定楼刚向部长汇报完工作，回到办公室，看见火盆便直奔而来，淫贱四大天王，算是正式聚集。姜锋除了泡妞，想到的便是吃。

“在这里搞个火锅怎么样？”余定楼老成持重，不敢马上答应：“万一被董事会的见到，我们就算完了，要搞到二楼餐厅去，还不用自己动手，再说，在这里搞火锅，既没有工具，又没料子。多麻烦啊。”

姜锋笑道：“就因为今天是冬至节，自己动手才有意思，喂，听我说……”

低声对他们说了几句，大家大惊又大喜，齐声问道：“真有此事？”





姜锋得意洋洋：“我还能骗你们不成？大家这就开工，小廖你和我一起去，小陆和老余去二楼餐厅借个火锅菜刀砧板，顺便买点萝卜、甘蔗和调味料。”

“好，没问题。”大家满口答应，临走前向陆诚达丢下一句话，“帮忙把火盆看好，别让人给踹了。”姜锋到门角落拿了一根扫帚，老廖笑道：“你老小子一定策划好几天了吧，怎么不提前通知，干这个我最拿手了。”扛起扫帚，找到个干净的大塑料袋，手里装模作样地拿了一本讲义，若无其事向教师宿舍楼走去，两人不时高声谈笑，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显得十分自然。宿舍管理员的职责只是防止学生进去，见到他们两个老师，还打了声招呼。

“姜老师，今天冬至，学校饭堂会不会加菜？”“大概会吧，具体要问后勤部长。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哪有身份去参与学校的顶级决策呢？”一路上了五楼，左右四看，没有别人，顿时放下心来。走廊尽头处是一条毛茸茸的大黄狗，约莫一二十斤重，脖子上系着绳索，听到声音便竖起耳朵，警惕地望着两个人。“俗话说一黑二黄三花四白，这条黄狗也算数一数二的美味了，不知你从哪里打探到这消息的？”姜锋自得一笑：“身为美食家，自然有义务多观察，勤思考。我前几天，无意中上五楼，看见有这么条好货色，也不知道是谁养的，要养宠物至少也得养哈士、贝灵顿梗、博美、巴吉度猎犬那些血统纯正的名犬嘛。这条纯粹就是肉狗，与其留给他，不如让我们饱口福。当时我就动了念头，这不，大家都赞成嘛？”敢情这俩家伙打起了狗肉火锅的主意。

“老人家说，‘寒冬至，狗肉肥’，又有言道，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这冬天够冷，正是吃狗肉的好时节，不仅肉味鲜美，营养丰富，还能防寒抗冻，壮阳补肾，老姜，下次多到宿舍来溜溜，看到好的货色就下手。”廖学兵说着说着，口水横流，仿佛眼前已经出现一道热气腾腾的火锅。姜锋馋涎欲滴，笑道：“别引经据典地废话了，快动手吧，不然有人来就错过机会了。”

“那是自然，你去楼梯口望望风，别让人抓住痛脚，这肉是好吃，就是不太见得上台面。”老廖揉揉手指关节，提起扫帚向美餐缓步走去。黄狗似乎感觉危险临近，用力挣扎绳索，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吠叫。姜锋连忙低声喊道：“不好，别让它叫得太大声。”

说时尽那时快，廖学兵一扫帚柄直抽了过去，啪的一声轻响，正中

头颅，扫帚柄断成两截，黄狗直挺挺地倒下，双眼翻白，不知是昏是死，下身流了一堆便溺。姜锋赞道：“好身手！”城市里为了美化环境，大多数地方禁止养宠物，常有执法队伍巡逻，看见有什么无主的野猫野狗在街上溜达，立即上前处决，这帮人熟能生巧，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工具，只用一根细细长长的竹片，看准地方一鞭子抽下去，那狗无论任它长得多壮多威猛，马上就迎风而倒，再也没有爬起来的，廖学兵与他们相比，还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赶过去解下绳索，将黄狗装进大号塑料袋里，忍不住问道：“这狗的主人是谁？”姜锋不以为意：“管他是谁，反正有吃的就行。为我们的冬至伙食作贡献，也算大功一件，这条狗泉下有知，可以瞑目了。”

两人神色坦然地经过宿舍管理员身边，表情自如，好像刚刚办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管理员笑着打趣：“廖老师，提个大口袋，莫非是节日礼物吗？分我一份如何？”“呵呵，你真有眼光，确实是礼物，是别人送给我们的贵重礼物，如果没有它，我的人生将会失去意义，不能转送给他人的，下次吧。”扛到狗肉大餐来到二楼餐厅厨房，宋玉浩还在那里跟肥大厨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地买调料，老廖把狗往地上一扔，说：“先帮我把这东西的毛烧干净，再开膛破肚，用盐和料酒腌了。”肥大厨打开袋子伸手一摸，惊喜不已：“好家伙，这东西可是上乘的肉料啊，上哪弄的？”当前社会风起云涌，动物保护协会的呼声日高，市场上鲜有狗肉出售，即使有，价钱也比牛羊肉贵好几倍，昔日家家可食的桌上菜肴，竟沦为难得一见的奢侈品，是以大厨有此一问。“别问那么多，快处理干净，我还等着过冬至呢。”几人害怕人多眼杂，把这事宣扬出去，立即催促他速速办理。廖学兵也不客气，在厨房里拿了小茴香、桂皮、丁香、葱、姜、蒜、酱油、料酒、白糖、蜂蜜，让他们先把火锅、碗筷扛回办公室，自己一个人留着监督。“小廖，你们当老师的可真懂得享受。”肥厨边说着，将处理干净的大黄狗移上砧板，一手按住烧得白里透黄的躯体，挥舞斩骨大刀，上下飞快，眼睛手脚利索，剁成小块，同时神不知鬼不觉将一大块后腿肉藏进自己怀里。老廖看得一清二楚，苦笑道：“好你小子，竟敢抗起大爷来了，也罢，这狗除去内脏起码还有十五斤肉，我们吃不了那么多，后腿就送给你了。”

“哈，这狗腿子可真不错。”肥厨也就不再客套，从怀里拎出狗腿仔细端详，啧啧赞叹，爱不释手，流连忘返，陶醉其中，不能忘怀，好像那

是他生死与共的情人。在班主任办公室里，办公桌里的位子全部空着，大多数老师都在上课，剩下的几个人都凑在一块，围着火炉烘火，火炉上架着个大火锅，里面的水扑腾扑腾，冲得锅盖微微震颤，击打火锅边缘发出得得得的声音，香味已经渐渐弥散，盈满整个空间。狗肉又被称为香肉，香气极其浓郁，不停冲荡着众人鼻端，吊人胃口。简直透煞人也。陆诚达早已不能安心工作，在讲义写上几个字，又朝火锅看了一眼，香味飘来飘去，本来中午已经吃过一顿饱饭，这时早感到饥肠辘辘，最后终于眼巴巴望着老廖，期望这家伙能偶尔客气几句，邀请自己分享，那他就会立即扑上去，大快朵颐。但淫贱四大天王各聊各的，一点也没有邀请的意思。

廖学兵突然咦了一声：“不是忘了东西？吃狗肉没有狗肉酱蘸着吃起码要逊色几分，不如再去二楼餐厅弄点过来如何？”围在火盆旁边暖烘烘的，而且狗肉将熟，生怕稍微离开片刻，这帮饕餮之徒便会将美餐吃个精光，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愿起身。

陆诚达忍无可忍，大声道：“我去！”姜锋给老廖使了眼色，他虽然在学校资历尚浅，但淫贱四人组当中吃喝玩乐的事向来以他马首是瞻，老廖笑道：“好，那就麻烦陆老师跑一趟了。”陆诚达如蒙赦令，一跃而起，火烧屁股一般冲出办公室直奔餐厅厨房而去。待饥渴难耐的老陆返回时，手里不光有调味酱，还多了几瓶烧酒，众人大喜，都夸陆诚达识趣。火候已够，终于开锅了！

，秦腔唱一折中又燃锅口口，柳琴不真。兴风作浪，嫌火候不够的味子
长直，好不由添火补，苦水怕照甚出意丽丽，天雷震响朱学戏县太女
麻衣，喊尽风流直深得变，喊音高对入喉，此豪爽坐于翻覆丁娃吕自来

“恨不早到宋大，丁连勤青娘醉卧山寒烟，黄三郎朴出重肉
事铁首然果，丁来长前未春则独脚脚上出贵。落大娘笑和香”

默长时，身着的长情长歌，未平如山卷起一天雷记，其倾清歌日日炮
了去出千秋，长歌长情，其长情，口一丁种醉
，想酒振”。

“仰头公朴来赴，长歌不醉食，少歌连舞。对儿歌，未清源，任人一心
却只本直换直。崇大一衙路内，官宦五十美其，垂眸太不协平人两方
易容，一朝仰，背斜官首也清其来开”，前笑歌，而点兵一下

蒸气腾起，香气扑鼻而来，廖学兵抢先夹了一筷，送入口中嚼了几嚼，顿时两眼瞪直，不再说话，又夹了几块肉放进自己的碗里。姜峰期待无比，依样啃了一块肉，叫道：“我的妈呀！极品！不腥不膻，肥嫩不腻，香辣可口，回味无穷！真正是神仙站不稳的美味哪！”几人笑逐颜开，陆诚达给几位老大倒了酒，自己也就毫不客气坐在旁边动起手来。

“老姜，你的点子不错，这是我几十年来过的最有意义的冬至了。”余定楼赞不绝口。宋玉浩喝了几口烧酒，肚子暖洋洋的，笑道：“闻见狗肉香，菩萨也跳墙，这大概就是佛跳墙的来历了。”正谈得开心，门口开了，伸进一个脑袋，四处打量，看到他们，登时板起面孔骂道：“我说怎么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怪味呢，原来是你们在搞鬼！在办公室里开伙，还有没有纪律了？”大家都惊呆了，面面相觑，筷子停在半空，说不出话，这人正是董事会成员任铁林。

廖学兵招招手笑道：“大过节的，说这话多扫兴，快过来大伙一起凑个热闹。”不由分说上前把他拉了过来。陆诚达倒是个合格的跑腿，马上搬来椅子请他坐下，递上干净的碗筷，又倒了一杯酒。任铁林连连摆手：“这成什么话呢。我不吃狗肉的，你们要吃的话赶紧换个地方，不然我可不客气了。”老廖说：“既然来了就是客人，怎么也得给个面子你说是不是？”殷勤地夹了一块狗肉送到他碗里。

任铁林推托不过，硬着头皮吃了。大家都笑嘻嘻地看着他。不出所料，道貌岸然的董事会成员露出不可相信的神色，叫道：“太好吃了！我原来想不到，狗肉竟是如此美味。”看看左右更没有外人，立即放下架



VII

子和他们打得火热，吃得尽兴。过不多时，门口居然又伸进一颗脑袋，这次是数学老师厉雷天，两眼放出热烈的光芒，什么话也不说，直接进来自己扛了张椅子坐在旁边，加入饮食行列。姜锋笑道：“厉老师。这狗肉可比你的三角形多边形函数有趣多了，大家说是不是？”

“香味实在太浓。我出门上厕所就顺着味道过来了，果然有好事，以后记得常叫我。”厉雷天一改往日的严肃，跟他们有说有笑，接过烧酒喝了一口，皱皱眉头。说：“宴是好宴，酒非好酒。”放下杯子出去了。大家都奇道：“这老厉古里古怪的到底要干什么？”宋玉浩说：“别管他，少一人我们就能多吃几块。僧多粥少，分都不够分，他来凑什么热闹。”这两人平时不太和睦，其实十五斤狗肉满满一大锅。直到现在才只吃了一点点而已。老廖笑道：“我们梨花镇也有句俗语，叫做‘狗多屎少’。”“吃东西别说煞风景的话！”吃了一阵，厉雷天又回来了，手里还提着两瓶青花瓷装的汾酒，比陆诚达在厨房里弄来的烧酒要高档得多。

任铁林笑了：“老厉，你可真是一个妙人。”厉雷天拧开瓶盖，酒香肉香混合在一起。更是极为浓郁，不喝也醉了。倒满杯子几人一起碰杯，陆诚达纯粹嘴馋，不胜酒力，只喝得几杯便憨态可掬，抱着根骨头坐在旁边嘻嘻傻笑。办公室的门口再一次被推开，这回是美术组长孙平海，鬼鬼祟祟地瞄了一眼，眼色中意味正浓，老廖一叫，顿时飞也似的过来。更不多话，当下运箸如飞，顾不上滚烫的温度，一筷接着一筷，犹如密集的缝纫机落针。宋玉浩再也忍耐不住，叫道：“我去把门反锁了，谁也不让进来。”走过去刚关好门，敲门声随后响起，无可奈何地打开，只见一脸古怪的电脑课老师罗家豪和外语老师屈文站在门外，既然来了，总不能不让进吧。人是越来越多，碗也不够了，拿着饮水机的一次性水杯将就着用了。大家高声谈笑，都夸赞老廖大方。

这平时不上席的狗肉确实做得肉香不腻，瘦而不柴，汤鲜爽口，人人赞不绝口，尤其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越吃越是舒爽惬意，身子暖烘烘的，寒意尽去。孙平海意犹未尽，说：“光吃狗肉有点单调。校外不是有家烤鸭店吗？现在圣诞节快到了，改行卖烤鹅，味道可真不错，我去弄一只来尝尝。”人数增加，酒却不够了。

任铁林身份尊贵，和大伙儿围在火盆边敞开胸怀，挽起袖子大吃大喝，谈的是一些酒席荤话百无禁忌，什么身份面子通通抛开，这还是



生平头一遭，觉得十分过瘾，自告奋勇道：“上次有人送了我几瓶茅台，我平时不爱喝酒，还没动过，一直丢在办公室里，这就去拿来给大家分享。”人人都有贡献，后来的罗家豪坐不住了，笑道：“我去跟餐厅师傅买一副牛杂碎，下火锅正好合适。”屈文则说：“刚在课堂上收缴了学生的一袋盐水花生，正是佐酒好菜，大家稍等片刻，我这便捐献出来，聊表寸心。”大伙儿轰然叫好。好端端的办公室一时间乌烟瘴气，批改作业，书写教案，讨论学习的地方变成了乡间酒肆。

一大锅狗肉好比风吹鸡蛋壳，秋风扫落叶，被众人扫荡得干干净净。喝得醉醺醺的任铁林轻轻地走了，正如他轻轻地来，他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根骨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而是孙平海站在火锅前，却没能吃到那块香喷喷的狗腿。问世间，狗肉为何物，直教陆诚达生死相许。这开满月光的夜，为狗肉无眠，不是因为思念的痛苦，只是，偶尔间，忆起了狗肉的香。

……茅台的酒精度数高，任铁林为人挺大方，拿来八大瓶供众人享用。连同前面的酒，老廖足足有两斤酒下肚，一时醉眼迷蒙，连话也说不清楚了。杯碗狼藉，只剩下空火锅还在冒着烟，一群人喝得七荤八素，兴致勃勃，谁也不肯离去，都聚在一起吹牛。几名下了课的女教师进来看他们这样，都不禁摇头。“杨老师，过来喝一杯如何？”余定楼见到教高等数学的杨老师，平时两人从不搭话，这时兴致特高，忍不住问了一句。杨老师摇摇头：“把办公室搞得乱七八糟还这么得意，太不像话了，对了，美术组苏老师养的小黄不见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见她急得不得了。”“什么小黄？不知道，没听说过。”说曹操，曹操到，苏冰云抹着额头汗水气喘吁吁地走进办公室，见了他们便问：“任董事、余老师、宋老师、孙组长，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小黄啊？”每个人都点头打过招呼了，就是偏偏没问廖学兵。

任铁林不顾仪态地赖在椅子上剔牙齿，问：“小黄是谁？”苏冰云看起来很焦急：“我上个月在宿舍养了一只小狗狗，我给它取名叫做小黄，很可爱的，但是现在不见了！找遍全校都看不到。”狗？大家的脸色变了，隐隐猜到刚吃进肚子里的就是小黄，偷偷看了看老廖，一时拿不定主意，谁也不敢做声。狗主找上门来，姜锋有点后悔，当时本来是要换个地方，但人越来越多，怎能提出这个扫兴的建议，只好闷在心头，后面吃得高兴，三杯酒下肚，也就浑然忘了此事。老廖心中早在大骂：

“老姜这坏东西居然骗我去偷苏冰云的狗，这回跳下黄河都洗不掉黑锅了。”嘴上自然是若无其事地否认：“黄狗？哈哈，没见过，学校里不能养宠物，我们都不知道。”苏冰云白了他一眼，转向任铁林道：“任董事，小黄真的很可爱，我一时忍不住才养的，可是刚才回宿舍看到绳索断了，地上还很脏，不知是它自己挣脱还是被人抓走……”用力吸了吸鼻子，说：“这味道很香，你们在吃什么呢？在办公室里聚餐会不会太影响了？”醉得一塌糊涂的陆诚达烘着火，打了个酒嗝，头也不回地说：“我们吃的狗肉！”

满座皆惊！大家纷纷垂下脑袋不敢看惊疑不定的苏大美女一眼。廖学兵轻轻踢了陆诚达一脚，笑道：“谁吃狗肉了？我们都是动物保护人士，爱护还来不及，谁会忍心向那么可爱的动物下手？陆老师你喝醉了尽说胡话，我们吃的都是羊肉没看到地上都是羊骨头吗？”苏冰云伸脖子望了一望，奇道：“但是味道闻起来怎么那么怪？”老廖摸出香烟派了一圈，连从不吸烟的任铁林等人也接了，方才懒洋洋地说：“我们吃的是肥羊，二三十斤一只的肥羊，膻腥有点重了，这有什么奇怪的，老姜你说是不是？”苏冰云见任铁林也在场，他这么身份的人断不可能陪一帮浑人吃狗肉，不好再继续追问，疑惑地走出门口，自言自语道：“小黄好端端的怎么就不见了呢？我再去找找。”

不嘗留。抑小童丁真饼引述十二”。真声固，與觀于郎派自正聲晏
都。丁都更太師

許博當是黃小。孩公并獨奏時不，蘇曰春恐歲云將來”……日看”
·春榮合音回席。并笑取小出昇，舛曰風香頓進，歲斯萬頤要入對上讀
果不違其節說紙，半說小弟不直。一對歌不丁首山倒來不且个三兩

誰友。與劍、與劍、與劍、與劍、與劍、與劍、與劍、與劍、與劍、與劍、
吳興樂翻，始知死蟲肉，始知死蟲肉，與李衣”。始來聽故。丁家青風音
頭”。王誠小老者，看誰還會忘一聲也不，青歌不快山聲略告，而養者

陆诚达突然大声说：“廖老师，我们明明吃的是狗肉，你怎么信口雌黄说是羊肉呢？那么好吃的一条大黄狗，我还想多吃几块呢！”

苏冰云停住脚步。

众人的一颗心直沉了下去，都恨不得把陆诚达按进火锅里烫熟。

“狗肉？陆老师，你们吃的真是狗肉吗？”苏冰云问道。

这时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陆诚达笑眯眯地说：“当然了，刚才廖老师说的，他在宿舍五楼偷了一只黄狗，呵呵，一黑二黄三花四白呀，回味无穷……”

“宿舍五楼？黄狗？”苏冰云看着满地的骨头和火锅里残余的油星，简直不能置信，多么可爱的小黄啊，居然被这帮凶恶残忍的刽子手吃了！

声音带着不可抑制的颤抖：“任董事，你们吃的是我的小黄吗？”

任铁林烤了一会儿火，酒醒大半，无法否认，但又不敢直承其事，心里骂死廖学兵了，只能装作没听见，蹲在火盆边上闷头抽烟。试问他董事会成员，办事说一不二，几时被人这般质问得连话都不敢回应了？

就连老成稳重，威信颇高的厉雷天吃人嘴软，同样不敢做声，一时间人人都在悔恨自己为什么要贪图这口腹之欲，没想过那竟是赃物。

屈文终于按捺不住良心，低声道：“对不起。苏老师，我们吃的是狗肉，但不知道是你的狗。”

“天啊！你们于心何忍？对一只那么可爱的小狗也下得了毒手？”苏冰云虽是怒极，总算平时冷淡的性子练出了好涵养，不便当场发作，



冷冷看着他们。

姜锋兀自死鸭子嘴硬，闷声道：“二十多斤的狗了还小吗？留着不吃太可惜了。”

“你们……”苏冰云强忍着泪花，不知该说什么好。小黄是当初在街上没人要的流浪狗，当时看见可怜，母性心理发作。抱回宿舍养着，两三个月下来倒也有了不少感情，一直不忍心遗弃，谁知道这些坏男人尽干些煮鹤焚琴煞风景的恶俗事情，趁自己不在，宰了来吃。

廖学兵觉得连累一干同事过意不去——大家都在看着他呢。这罪名是肯定了。站起来说：“苏老师，狗是我杀的，肉是我吃的，既然狗是你养的，当初我也并不知情，不过我一定会赔还给你，请放心好了。”颇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概。

若是别人干的，苏冰云绝不会如此生气。老廖不说还好，一说出口，大美女竟怔怔落下眼泪，眨也不眨地看着他，说：“廖学兵，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哪里对不起你了？”

众人以为挨上一顿臭骂，改天再赔上一条好狗也就算了，没想到她居然当众流泪，悲痛欲绝，眼神哀伤到了极点，不禁慌了手脚，忙说：“苏老师别难过。狗死不能复生，还是节哀顺变吧。”

陆诚达还在发神经：“在我们的超度下。小黄已经往生西天极乐了，应该高兴才是，说不定它被如来佛祖封个八部天狗，享受世人香火供奉，连我们也能沾光。哎哟，谁打我？”

廖学兵似乎读懂了她的眼神，但又不完全懂，被酒精麻醉过的脑部神经比往常要迟钝许多。那眼波里，不光有怒，还有哀怨与忧愁；不只是谴责，还有无奈与伤感。

这无疑是最让人震撼的眼神。“苏老师……”廖学兵一把推开陆诚达走过去，深深看进苏冰云的眼睛里，用蓄满情感、微微颤抖的双手抓住她的胳膊。——若不是喝多了，断不会如此失态。有些平时彬彬有礼的人酩酊大醉后往往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举止，事实上也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不知哪个促狭鬼叫了一声：“大家快看啊，小廖要向苏老师表白了。”廖学兵从前在办公室里夸下海口要追求苏大美女乃是人尽皆知的笑话，时过境迁，没有看到任何行动，大家也就只把他当做又一个失

败者。

苏冰云的呼吸开始急促。阴天的下午，光线不甚明亮，但连瞎子也能看见她的胸脯急剧起伏。

“苏老师，对不起……”

当所有的人都以为廖学兵紧接着“对不起”下一句将是“我爱你”时，老廖说：“我从没想过人类和动物能建立那么深厚的感情，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不应该伤害你的朋友，请接受我最真诚的道歉。”

傻瓜！“我恨死你了！”苏冰云用力挣开他，转身就跑。在那清冷的空气中，带出一串晶莹的泪珠。飘在空中好似钻石，光线一折射出来，竟发出灼伤心脏的热度。廖学兵好像感觉到自己的心痛了，走廊尽头楼梯口的身影，突然变得很朦胧。

陆诚达踉踉跄跄爬起，指着他哈哈大笑：“小廖，傻了吧？别以为自己喝醉了就能随便占苏美女的便宜。”

平时对待同事十分谦和的姜锋一脚蹬倒他，怒道：“兔崽子的，我受不了了！我要扁你！”

任铁林装作没有看见，和厉雷天从后门溜走了。大家一看不太对劲，也都慌忙告辞，各走各路。

宋玉浩看看余定楼，苦笑道：“狗肉还真不好吃。”

把清洁工叫来打扫卫生，若有所失的廖学兵也帮忙清理，顺便看一下电脑，刷新浏览器，网页上跳出几个大字令他大吃一惊：“本次超级教师活动已经结束，谢谢您的关注。”

将光标移到下面，截止之前票数最高的人……完全是廖学兵想象不到的。

那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已经很老很旧了。

学生自发组织的评选组委会写道：“的确，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冠军得主既不是严厉古板的训导主任邱大奇，也不是迷人帅气的体育老师莫永泰，更不是变态古怪的语文老师廖学兵、发誓挑战全校学生的化学老师戴湾。但此刻这个名字浮现于我们眼前，他就是教务部部长司徒默然。从上一周开始，司徒部长的票数突然激增十倍以上，我们一度以为论坛存在暗箱操作，但自从看了那一篇篇充满感激热情的留言，发自内心的祝福，我们终于知道不光是全校十八个班级的学生参与投票，还有司徒部长从前的学生，他们都赶来为自己最敬爱的



老师投下神圣的一票。这些票是完全有效的。司徒部长当了三十年老师，其中为郁金香高中付出了十七年的岁月，他胸怀广阔，桃李遍天下，无疑也赢得了我们的尊重，他是本次评选活动当之无愧的超级教师。……”

悠长悦耳的放学铃响起，廖学兵关掉电脑，走出办公楼，来到车棚。

慕容蓝落和谢如霜姐妹俩盈盈站在车子边等他，北风吹拂中小脸儿冻得通红。

“你的酒气好重。”如霜皱着眉头说。她很少开口称呼廖学兵为爸爸，但又不知道叫什么，一直都是你来你去的。

“今天冬至，我和同事喝了几杯。蓝落，你们都没有过传统节日的习惯吧？”

小蓝落点点头：“我只知道过几天就是圣诞节，可以好好玩了，芷卉姐姐约我去教堂。”

廖学兵嗤笑一声：“你们这帮孩子只懂玩乐，去教堂无非就是看神甫做弥撒，感受一下气氛而已，根本不知道圣诞节在西方宗教中的含义。”

“反正大家都觉得好玩，到时候我带妹妹一起去。”小蓝落才不管什么宗教不宗教的。

钻进车里，廖学兵在中央喷泉下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大约三十五岁左右，衣着褴褛，手肘和臀部打着可笑的补丁，脚下是一双沾满泥尘似乎经年未洗的布鞋，手里提着一个大塑料袋，正在向办公楼处张望。

那男人的旁边还有一个人，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微微露出的手腕处是一只镶钻的黑色瑞士梅花表，看来身份非富则贵。他们似乎并不相识，眼睛却盼着同一个方向。

答案很快揭晓，司徒默然从对面走来，围巾紧紧包住脖子，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

那两人连忙迎上去，穿布鞋的中年人叫道：“老师，快到年底了，特地从乡下赶来看看您。”西装男说：“老师，又是一年了，我刚从希腊回来的，一路上很想念您呢！”

原来年关将至，司徒默然从前的学生都赶回来看望恩师。廖学兵

